



關於「玄奘譯言考辨」中的兩個問題

(未完)

李雪濤

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會刊《中國翻譯》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上刊有武漢大學袁錦翔先生的「玄奘譯言考辨」一文，全文講了兩個問題，一是、「既須求真，又須喻俗」八字是否由玄奘提出？二是、「五不翻」論中的「薄伽梵」應如何標點？

關於第一個問題，袁先生指出：「從文體上判斷，上述八字標準用的『既須……，又須……』這一句型，當非唐代的句式，而是近、現代漢語的用語。佛教史專家任繼愈教授惠書答問時指出：『既須求真，又須喻俗。』唐人沒有這種句式，像近代人的口氣。我不知道它的出處。玄奘提出過有關翻譯的一些要求和條件，沒有『既須求真，又須喻俗』的理論。」（任先生一九九一年一月七日來信。）任教授的看法與拙見是一致的。」袁先生繼續推究這八字的出處，寫道：「提過這八個字的人確有之，但不是一千餘年前的玄奘，而是近、現代的梁啟超。梁氏解說道安『五失本三不易』論時寫道：『……三不易者：（一）謂既須求真，又須喻俗。……』（梁啟超：中國佛教研究史，上海，三聯書店版，一九八八年，一〇九——一一〇頁，）這裏的『既須求真，又須喻俗』與本文前述一文一書中那八個字一字不差。」至此，袁先生已經找到了這一「翻譯標準」的出處。

本刊二三期載有拙文「佛典漢譯理論芻議（下）」，在講

到玄奘的翻譯理論時寫道：「此外，玄奘還提出了『既須求真，又須喻俗』的翻譯標準，既要忠實於原文，又要通俗易懂，做到雅俗共賞。」（見本刊二三期，頁三七）當時我是在馬祖毅著《中國翻譯簡史》上讀到這話的，但在大藏經有關玄奘生平事跡的篇章中均未找到出處，最後祇好轉引此書（見原文注②：轉引自馬祖毅《中國翻譯簡史》（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七月版）第五八頁）。現在既然讀到了袁先生的文章，知道所謂玄奘的這條八字「翻譯標準」的確是以偽傳偽的結果，「本非出自奘公之口，而是出於梁任公之手」（袁錦翔文中言），為避免進一步輾轉誤引，有必要在此說明一下。

關於第二個問題：「含多義如薄伽梵具六義」，「薄伽」不應單獨斷出。原文載有湯用彤先生《隋唐佛教史稿》中的一段：

「……其五不翻之說為：（一）秘密故，如陀羅尼；（二）含多義，如薄伽；（三）此無故，如閻浮樹；（四）順古故，如阿耨菩提；（五）生善故，如般若。（參見周敦義《翻譯名義集》（隋唐佛教史稿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二年，七七頁。）」袁先生接下來寫道：「上段抄錄有多處省畧。原文『薄伽』之後還有『梵具六義』四字，今被刪去。從這刪畧可知，史稿實際上把『薄伽梵』分成『薄伽』與『梵』兩部份了。」（下轉第12頁）

念，所謂一念相應，便成正覺。禪師用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來形容開悟。水的冷暖必須自己喝上一口，才能用真覺感受到是冷是暖，人的感覺與水的冷暖合一，不分明能感與所感。也就是說，第一義不許思量與擬議。所以佛對聞道者的期望，是必能善於義。無奈凡夫對佛所說的法產生種種偏計執着，不知驀然回首，由言悟義。不少修行者總是圍繞着什麼是佛法大意等等問題糾纏不清，而屢遭禪師們的棒喝。

黃蘗大師說：「諸佛與一切衆生，唯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此心無始以來，不曾生不曾滅、不青不黃、無形無相、不屬有無、不計新舊、非長非短、非大非小。超過一切限量名言、踪跡對待，當體即是，動念即乖。猶如虛空，無邊無際，不可測度。」

（《古尊宿語錄》卷三）

這說明人人都是佛，只因十八不共功德智慧深埋在五蘊山內，誤入見聞覺知分別心見，迷不自覺。如果根塵脫離，狂心即歇，深具十八不共法之佛藏，即如大日升於虛空，照地鑒天，十方世界更無障礙。

《菩薩戒經》云：「我本已自性清淨。」這表明了人的生理活動和生活活動，都是它德相妙用的體現。所以六祖說：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，前念迷而即佛是凡夫，後念悟而即凡夫是佛。前念取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則即菩提。」

既然人的體性是佛，那麼，人們穿衣吃飯，行住坐臥，無一不是真如體性般若妙用的顯露，一切視聽言動，無一而非殊勝的佛行。只要深深通達這一真相，則一切如來十八不共法的功德，無不現成，不假修學，即得受用。所謂「色聲浩浩地，佛法祇如是，擬議及思量，白雲千萬里。」

（完）

（上接第28頁「關於「玄奘譯言考辨」中的兩個問題」）

上文提到的馬祖教著中國翻譯史（頁五八）以及羅新璋編翻譯論集（商務印書館〔北京〕一九八四年五月版，頁三〇）均作：「二合多義故，如薄伽，梵具六義。」誠如袁先生所指出：「原文 Bhagavan 是一個詞，注音是 (bug'i'van)，意思是「有福的」、「吉祥的」等。……此詞音譯應是「薄伽梵」；「薄」、「伽」、「梵」三字構成一個詞，不能拆成兩半，變成「薄伽」與「梵」。如果要打個逗號，當打在三字之後：「薄伽梵。……」筆者會就此去函請教季羨林先生。季先生復信同意拙見：「整句應作：如薄伽梵，具六義……。」（季先生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來信。）

值得指出的是，袁先生把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的引文也歸於錯誤一類，我們覺得不妥。湯先生所引之「五不翻」祇是畧述其大義，正如袁先生所言「有多處畧畧」，而「薄伽」實際上正是「薄伽梵」的畧畧說法。我們來看丁福保佛學大辭典「薄迦」條：「薄迦梵之譌畧，世尊之梵名。」盡管是譌畧，但這種說法肯定是有的。所以湯先生實際上是把「薄伽梵」省畧成「薄伽」，刪除掉的祇是「具六義」。

望月佛教大辭典薄伽梵條有 Bhagavat 一詞的構成：梵語 Bhagavat 是名詞 Bhaga 後接字 vat 構成的合成詞。Bhaga 具有德、威德、善法、名聲、尊貴、吉祥、端嚴、施、智、全能、女根等義。vat 是有或具有的意思。如此說來，名詞 Bhaga 也是可以單獨使用的。「薄伽梵」省畧成「薄伽」，從字源學上來說，也是說得通的。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袁錦翔先生的文章，它指出了所謂玄奘「翻譯標準」的真正出處。對袁先生推本溯源，不迷信其它書本的治學態度，我深表敬佩。至於對「薄伽梵」標點所提出的拙見，也祇是一孔之見，以求教於廣大讀者。